

## 赵元任先生的句子和论元结构概念\*

罗仁地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语言科学研究中心)

**摘要:** 赵元任先生(1948、1955、1959、1968)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汉语句子分析方法,不但提出汉语没有类似英语的句法关系,而且进一步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是简单的主题述题结构,同时,汉语的谓语动作动词没有固定的方向,词序不是由施事者与非施事者的理解而决定的,也不影响对施事者与非施事者的理解;句子类似于逻辑中的函数(function):句子的论元是函数的论元,句子的真值不受论元在句子中的位置的影响。赵先生认为主题述题结构是最常见的结构,但有的句子只有述题的部分,没有主题,如“下雨了”这类句子。这篇文章先阐述赵先生的看法,接着从信息结构的角度阐释汉语的不同句子结构。

**关键词:** 赵元任; 句子结构分析; 现代汉语; 句法关系

### 一、绪言

赵元任先生是20世纪有名的通才。虽然在很多领域里有贡献,但贡献最多的领域是语言学,尤其是汉语语言学。他的方法和理论框架是早期的结构主义,以归纳法和口语语料描写语言,不受先入为主的概念的影响(这跟20世纪后半叶的结构主义不一样)。因此他描写现代汉语的时候,实事求是,提出了(1948、1955、1959、1968)与众不同的汉语句子分析方法,不但提出汉语没有类似英语的句法关系,如句法主语和直接宾语,而且进一步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是主题述题结构,同时主题和述题形成问答的结构。他还提出汉语的谓语的动作动词没有固定的动作方向,词序不是由施事者与非施事者的理解而决定的,词序也不影响对施事者与非施事者的理解;句子类似逻辑中的函数(function):句子的论元是函数的论元,句子的真值不受论元在句子中的位置的影响(1959: 254)。

下面我们先阐述赵先生的看法,进而从信息结构的角度阐释汉语不同句子的结构。

### 二、赵先生对句子的分析

赵先生认为一个完整的句子(full sentence)是主题述题结构(1968:69-70)<sup>①</sup>。虽然主题述题结构的句子是最常见的句型,在对话里常常有小句(minor sentences),即没有主题述题结构

的句子(1968[2011]:83)。很多句子只有述题的部分,没有主题,可能是本质上没有主题的句子,如“下雨了”这类句子(在话语中引入新事件或所指的句子);也可能是已知和可猜测的部分省略了的句子,如问:“饭呢?”“(Where's the) rice?”对方回答:“都吃完了”(It is all eaten'(1968[2011]:105)。这个例句也是赵先生用来解释主题述题是问答结构的例子。有的只有谓语,如“对!”“行。”“有。”“有人。”“着火了!”“来!”“走吧!”“出了什么事?”,有的只有名词组,如“火车!”“李先生。”(1968[2011]:84-87)。

因为他认为汉语的完整句子结构是主题述题结构,赵先生(1968:69-70)还进一步分析了谓语动作动词的性质:

“句子的主题述题性质的一个推论是,谓语中动作动词的动作方向不需要从主语向外延伸到宾语。……即使在N-V-N'结构中,例如“狗咬人”,也并不总是确定动作是从N向外到N'。比如,在这个句子里:“我老闹病。”I all the time disturb sickness,—I am bothered by illness all the time.',“闹”这个行为的方向是往内的。再如“这鱼不能吃”,如果讨论的是已经准备的要吃的鱼,其意为'This fish cannot be eaten any more',但如果所关心的是你在喂的金鱼的健康,其意为'This fish cannot eat any more (it is so sick)'.此外有“十个人吃两磅肉。”“Ten people

\* 杨旭老师对本文的草稿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sup>①</sup> 虽然他在描写的时候用“subject”和“predicate”,但他解释这些词的语法意义是主题和述题:“Following common usage, we call the two parts subject and predicate, but their grammatical meanings should better be described as topic and comment rather than actor and action, which forms only a special case of topic and comment.”(1959: 250-251). “. . . the wider conception of topic and comment is much more appropriate. The subject is literally the subject matter to talk about, and the predicate is what the speaker comments on when a subject is presented to be talked about. Thus what is expressed by the subject need not be the performer of the action in an action verb; it need not be equatable to what comes after equational verbs like *sh* 'is'; nor need it have the quality named in a predicative adjective. It may do all these, but it need not do so, so long as there is some general relationship of topic and comment between subject and predicate.”(Chao 1968[2011]: 93)

eat two pounds of meat.’ : “两磅肉吃十个人”“Two pounds of meat eats,—feeds, ten people.’  
“四个人坐一条板凳”“Four people sit on one bench.’ : “一条板凳坐十个人”“One bench seats four people.” (1968:70-71; 1968[2011]:95-96; 另外参看 1948:35)。

他解释:

“由于述题不必是动作<sup>①</sup>, 如果谓语有动作词, 则动作的方向可以是 (1) 从主语向外, (2) 向内到主语, 或 (3) 与主语无关, 只是一般性评论。比如, (1) 我开门 ‘I opened the door’, (2) 门打开 ‘the door has been opened’, (3) 门开着 ‘the door is open’。” (1959: 251)

他说 (1948: 54), “汉语没有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之分, 动作方向是整个语境和所讨论的所指决定的。比如“我要洗脸”“I want to wash my face.’ : “脸还没洗呢”“My face has not yet been washed.”。赵先生认为“把”和“被”不是主动被动的标志, 但用法之一是分辨动作的方向。此外还可以表示可识别指称、兴趣或伤害的意思。有时候用法跟动作的方向没关系, 如“怎么? 他把个父亲死了!”, 这里“把”只是表示他遭受了这个事情 (1968[2011]:98)。

有关宾语的性质他认为不管其语义性质如何, 动词后面的成分都是宾语 (1959: 251):

“谓语中动宾结构中的宾语也不必是动作的目标。比如, 起雾了 ‘(There) rises a fog’, i.e. ‘Fog has come up’; 他死了父亲 ‘He has died (on him) a father’, i.e. ‘His father has died’。”

为了显示汉语主题和英语主语的区别, 赵先生 (1968: 71) 举了以下的例子 (都来自自然的口语语料):

1. 他是一个日本女人‘他 (的仆人) 是一个日本女人。’
2. 她是一位美国丈夫。‘ (与她结婚的) 是一位美国丈夫。’
3. 你也破了。‘你 (的鞋子) 也破了。’
4. 我比你尖。‘ (我的铅笔) 比你 (的) 尖。’

### 三、赵先生对信息结构的阐释

虽然当时除了 von der Gabelentz (比如 1869) 以及布拉格学派以外没有多少人讨论信

息结构, 但因为赵先生重视用自然口语<sup>②</sup>, 这就让他了解基于语用的现象, 包括信息结构、语法化程度、语言范畴的连续体性质 (比如讨论动宾结构的时候, 说有的是句法现象, 有的是形态现象) 以及对具体用法的 prosody (声调和韵律) 在分析结构时的重要性。

除了讨论句子结构是主题述题结构这个信息结构概念以外, 赵先生还讨论了“logical predicate”<sup>③</sup>(1968[2011], §2.5; 逻辑谓语), 即句子里表达主要的信息的成分。一般出现在语法谓语里, 但有时候可以出现在修饰成分或别的位置。他说如果在 S-V-O 句子里 O 是逻辑谓语, 这个句子会说成分裂句型, 如“S-V 的是 O”, 因为这个结构把逻辑谓语当作语法谓语的唯一的成分<sup>④</sup>, 如“他买的是苹果” (1968[2011]:102)。另外一个比较少用的表达方法是重音, 比如如果语境是你搞错了, 以为“约翰”是我的头衔或者外号, 我可以说“我的名字是约翰 (不是我的头衔或外号)” (重音在“名字”) (1968[2011]:103)。

此外还讨论了有复杂信息结构的句子, 如主题述题结构可以作为另外一个主题的述题, 如“这个人心好”“This man (is such that his) heart is good”、“我道路生”“I, the roads are unfamiliar, — I don’t know my way here”、“我谁知道?”“I, who knows?, — how should I know?” (1948:35)。赵先生也解释 (1948:36) 这样的结构可以发展到原来的主题述题谓语结构变成词汇, 如“你很面善”、“他太性急”。他认为是词, 而不是句法结构, 是因为副词出现在名词前面; 如果是句法结构, 副词应该出现在动词前面。

赵先生 (1968[2011]:99) 还提出出现于主题的位置的指称词组一般指的是已知的概念, 而出现在述题里的指称词组一般指的是未知的概念。比如“水开了”“The water (we have set on the stove) is boiling.’ : “发水了”“(There has) developed water, —there is a flood. “火着了”“The fire (we are trying to start) is lit.’ : “着火了”“(There has) started a fire, —there is a fire.’

### 四、评语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句子的分析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洞察力, 因为他对自然的口语语料进行

<sup>①</sup> “a much larger percentage of Chinese sentences [than English-RJL] . . . are of the type where the subject is not the agent word for the action in the predicate.” (1959: 251).

<sup>②</sup> “For getting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how the language is spoken, therefore,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listen to the forms people do use than to ask them what they think they use” (1948: 32).

<sup>③</sup> 这个概念来自 von der Gabelentz 1869: 378.

<sup>④</sup> “In general, if in a sentence of the form S-V-O the object O is the logical predicate, it is often recast in the form S-V de sh O ‘what S-V’s is O’, thus putting O in the center of the predicate.” (2011: 102)。

归纳分析，不受先入为主的观念的限制。但可能因为与众不同，除了吕叔湘先生（比如1979）以外，没有多少学者了解或应用赵先生的句子分析法。

此外，赵先生注意到了信息结构的一些现象和其对句子结构的影响。这在当时（40年代）很少见。当时除了布拉格派的“主位-非主位”（Theme-Rheme）分析，没有系统的信息结构概念。因此赵先生没有把这些不同的信息结构现象看作一个系统。后来有韩礼德（MAK Halliday 1967a-b, 1968）和 Knud Lambrecht（比如1994）把信息结构看作一个系统<sup>①</sup>，认为信息结构是每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也是不同句子形式习语（语法化）的理由，因此可以用来解释不同语言的句子结构。本人以他们的分析方式和信息结构的类型分析法来分析现代汉语的自然语料，发现可以用 Lambrecht（1994）的类型分析法来解释汉语的所有句型（可参看 LaPolla 1995、2009、2017、2019； LaPolla & Poa 2005[2022]、2006）。能用信息结构来解释所有的句型也不奇怪，因为句型的语法化是为了表达某种信息包装。

主题述题结构在韩礼德的系统里叫做“无标记焦点”（unmarked focus；Halliday 1967b）；在 Lambrecht（1994: §5.2.2）的系统里叫做“谓语焦点”（predicate focus），即整个谓语在焦点里，作为主题的述题。Lambrecht（1994: 132）说这是跨语言无标记的语用句子结构（unmarked pragmatic sentence articulation），因为主题述题结构是最常见的结构。其余的焦点结构是有标记（marked）的。

赵先生认为“下雨了”是没有主题的主题述题结构，是陈述小句（1968[2011]:83）。“走了”（在回答“他在哪里”的时候）这种有主题但主题不出现的句子也是一种主题述题结构。Lambrecht（1994:§5.2.4）认为第一种（“下雨了”）是“句子焦点”，即整个句子在焦点里。这种句子根本没有主题。这种句子的主要功能是在话语里引入新的事件或新的所指。在汉语里这种句子的主要参与者（如“下雨了”的“雨”）出现在动词后面。这不是因为这个论元不是主

要的参与者，而是因为不是主题（参看 Lambrecht 2000）。如果出现在动词前面，就是主题，变成主题述题结构，如“雨下了”。两者的意思和结构不一样。这类句子完全符合汉语句子结构的一般原则，它并不是一个奇怪或不常见的结构。这种结构还可以作为主题述题结构的述题，如“（王冕）……死了父亲”（参看 LaPolla & Poa 2005[2022]）。这种结构也不是一个奇怪或不常见的结构。

赵先生讨论的逻辑谓语（“logical predicate”）是韩礼德（1967b）系统里的“有标记焦点”（marked focus）；是 Lambrecht（1994:§5.2.3）讨论的论元焦点结构（“argument focus”），也可以叫做窄焦点（Van Valin & LaPolla 1997: 206），因为其焦点的范围只是句子里的一个成分（谓语焦点和句子焦点是宽焦点，因为焦点的范围较大）。这种句子也没有主题，因为是所指识别结构（identificational structure）即“A是B”，结构是一种 open proposition（缺乏一个论元的命题）加系词加焦点，如“他买的是菜”：‘他买了 X’这个缺乏论元的命题在预设中，句子里的表现是名物化结构，意思是‘他买的东西’，‘菜’出现在系词后面的焦点位置。这类句子的功能是帮助听话者识别缺乏论元的命题所缺乏的论元（Lambrecht 1994: 122）。如赵先生说的，除了用分裂句来表达这种结构之外，还可以用重音，即把重音放在焦点的成分。Lambrecht（1994）认为这种结构也没有主题：缺乏论元的命题‘他买了 X’在语义上是不完整的，不能说有所指，因此所断言的命题不可能是有所指，但在汉语其表达方式是把预设表达为语义上不缺论元的名物化结构，就把这个名物化的成分当作主题，“是菜”作为述题。

赵先生讨论的所指识别度（他叫做“定指”与“不定指”）与指称词组在句子里动词前后的位置的关系，其实是主题性和非主题性的差别。赵先生也认为动词前面的指称词组都是主题，而动词后面的指称词组都不是主题，但他没注意到在有些结构里指称词组出现在动词后面就是为不让听话者把其所指当作主题来理解，如

<sup>①</sup> “. . . in order to fully cap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cus marking and focus meaning,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different sentential structures as ALLOSENTENCES（同意思不同结构的句子），i.e. as elements in a system of formal and pragmatic oppositions”（Lambrecht 1994: 235）。Lambrecht 认为句子表达的是语用断言（pragmatic assertion），而这个语用断言包括两个相关的成分：预设（里的信息）和焦点（里的信息）。语用断言是这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而说话者会习语化（语法化）不同的句子结构来帮助听话者分辨不同的预设焦点结构。Lambrecht 把这些结构叫做焦点结构（focus structures）。他的系统包括三种焦点结构，另外讨论所指在听话者脑子里的可识别度。这两方面分得很清楚。他的观点是构式语法，因此这些焦点结构不只是句法结构，还包括韵律和意义。他说，“虽然形态句法和韵律可以分析单个句子的结构，而无需依赖信息结构的类别，只有信息结构才能解释相同意思不同结构的句子之间的差异”（1994: 120）。

“下雨了”、“来客了”、“死了父亲”。如果指称词组出现在动词前面，就是主题述题结构，话语里的功能就不一样 (LaPolla & Poa 2005[2022] 讨论了“死了父亲”在其语境里的所以然)。

本文是为了纪念赵元任先生，以及总结他对语言学的部分贡献。我们后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式由于他的贡献，我们才看得更广、更远。我希望本文可以引起更多人对赵先生的兴趣，把他的贡献作为基础，进一步解释和发展。

### 参考文献

- Chao, Yuen Ren. 1948[1967]. *Mandarin primer —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55[1976]. 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and logic. In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Anwar S. Dil (ed.), 237-2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59[1976]. How Chinese logic operates. In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Anwar S. Dil (ed.), 250-25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2011].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Gabelentz, H. Georg C. von der. 1869. Ideen zu einer vergleichenden Syntax. Wort- und Satzstellung (比较语法的想法。单词和句子的顺序). *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6: 376-84.
- Halliday, M. A. K. 1967a.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1.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1: 37-81.
- Halliday, M. A. K. 1967b.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2.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2: 199-244.
- Halliday, M. A. K. 1968.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3.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2: 179-215.
- Lambrech, Knud.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mbrech, Knud. 2000. When subjects behave like objects: An analysis of the merging of S and O in sentence focus constructions across languages. *Studies in Language* 24:3. 611-682.
- LaPolla, Randy J. 1995. Pragmatic relations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In Pamela Downing & Michael Noonan (eds.),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299-33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LaPolla, Randy J. 2009. Chinese as a Topic-Comment (not Topic-Prominent and not SVO) language. In Janet Xing, ed.,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pproaches*, 9-2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17. Topic and comment. In Rint Sybesma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4, 370-37. Leiden: Brill, 2017.
- LaPolla, Randy J. 2019. Arguments for seeing Theme-Rheme and Topic-Comment as separate functional structures. In J.R. Martin, G. Figueiredo & Y. Doran (eds.), *Systemic Functional language description: Making meaning matter*, 162-186. London: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罗仁地 and Dory Poa 潘露莉. 2005[2022]. 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 载于徐烈炯和潘海华主编, 《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 57-78.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年增订版载于《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增订本)》(徐烈炯、潘海华主编), 38-52页.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LaPolla, Randy J., Dory Poa. 2006. On describing word order. In Felix Ameka, Alan Dench, & Nicholas Evans, eds.,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269-29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ǚ Shūxiāng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Van Valin, Jr, Robert D. & LaPolla, Randy J.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上接第 56 页)

- Yin, Heng (尹恒), Guo, Chunli (郭春丽), Shi, Bing (石冰), Zhao, Shufan (赵树蕃). 2013. Daling elie huanzhe shuqian fuyin gouyin tedian de chubu yanjiu 大龄腭裂患者术前辅音构音特点的初步研究[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sonant articulation of older patients with cleft palate]. *Huaxikouqing Yixue Zazhi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West China Journal of Stomatology]. 31(02):182-185.
- Yin, Heng (尹恒). 2005. Quanguo kouqiang kehuli xueshujiaili zhuanti jiangzuo huiyi 全国口腔客户

里学术交流暨专题讲座会议[National Oral Academic Exchange and Special Lecture Conference]. Hunan Changsha 湖南长沙[Hunan, Changsha].

- Zhang, Yunqiu (2014). Hanyu ertong zaoqi yuyan de fazhan 汉语儿童早期语言的发展[Chinese-speaking Children's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Beijing: Shangwu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